



族語的流失，往往不是突然消失，而是慢慢離開生活。

從生活中慢慢消失的族語

當部落中的長者逐漸凋零，能自然使用族語的場域也越來越少。即使已有教材、課程與語言推動計畫，若缺少真正的生活使用情境，語言仍容易停留在教室之中。

小時候，我由阿公、阿嬤照顧長大，經常跟著他們參與祭典與傳統儀式。身邊的老人家幾乎都使用邵語交談，有時也會吟唱族語歌謠。對當時的我而言，邵語不是學習對象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然而，到了國中、高中後，我漸漸發現生活中聽見邵語的機會越來越少。有些老人家離開了，有些原本使用族語的場域也逐漸消失；也因此，當原民會推動瀕危語言師徒制計畫時，我選擇投入其中，希望重新把逐漸離開生活的邵語，再一次拉回自己的日常裡。

從師徒制看見教材、語法與認證之間的落差

師徒制初期，我們從拼音認讀與大量單詞記憶開始，搭配既有教材與線上資源，例如「族語E樂園」。這類教材的優點，是讓學習者即使離開教室，也能透過手機與音檔反覆練習，降低地理與時間限制；然而，在實際學習現場中，我也逐漸感受到教材化語言與真實口語之間的差異。例如線上教材為了讓學習者聽得更清楚，通常會放慢語速並清楚發音，但真正與耆老對話時，語速、連音與語氣變化往往完全不同。剛開始時，即使熟悉教材內容，實際對話仍常常聽不懂，必須經過長時間接觸，才能慢慢適應真實語境中的語速與表達方式。

進入句型與對話之後，我們也搭配語法書，理解邵語與中文不同的詞序與加綴規則。然而，即使理解語法概念，真正進入生活對話時，仍然會感到模糊。因為同一句話，在不同情境、不同對象與文化脈絡中，往往會有不同說法，而這些差異很難單靠語法規則完全解釋。例如教材中的「死亡」，可

牽起語言的線

師徒制如何織起邵語的未來

言葉の線をつなぐ——徒弟制はサオ語の未来をいかに織りなすのか

Drawing Together the Threads of Language:

How Master-Aprentice Program Weaves the Future of Thau Language

文・圖——陳玉聖（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總幹事）



但我後來發現，師徒制真正重要的，有時反而不是教材本身，而是老師在日常互動中的語言使用。例如聊天、分享生活經驗、談論祭儀、講述傳說故事，甚至是老師突然脫口而出的某一句邵語，都可能比課本內容更讓人印象深刻。



當教材逐漸朝向標準化發展時，如何保留實際口語中的語感、情境與文化表達，便成為重要課題。

師徒制的最終目標之一，是通過高級認證考試。實際準備過程中，我深刻感受到認證制度與教材之間的關聯性。族語九階教



小時候身邊都是講族語的長輩。

能直接使用 mathay，但在實際生活中，長輩往往不會如此直接表達，而是會以 ukaiza（沒有了）等較委婉的方式形容。這些語感與文化脈絡，很難單靠教材理解，而必須透過生活參與與長時間相處，才能慢慢體會。這也讓我重新思考教材與語法書的功能。對小族群而言，教材、辭典與語法書的建立，確實提供了語言保存與學習依據，但語言



阿嬤石至寶（右）。

本身仍然是活的。教材、生活會話篇、學習詞表與族語詞典，對考試都有很大幫助。然而，高級認證真正困難的地方，在於題目非常生活化。若只是背誦教材內容，往往無法真正應對。學習者還需要理解文化背景、生活經驗與語境差異，才能掌握題目真正的意思。

因此，我逐漸發現，認證制度雖然提供了學習方向，但測驗結果不一定完全等同於實際語言能力。有些學習者能通過考試，卻仍然不敢自然開口對話；也有人雖未具備完整書寫能力，卻能在生活中自然使用族語。這也反映出，目前族語學習仍存在「制度化能力」與「生活化能力」之間的落差。



對瀕危語言而言，新創詞固然重要，但若最基本的生活語言尚未穩固，過度追求現代詞彙的擴充，也可能讓學習負擔變得 heavier。



師徒制上課場景。

師徒制不只是課程，而是重新建立語言與生活的關係

目前我仍認為，師徒制是最能快速且有效培養族語人才的方法之一。因為它不只是一般課程，而是一種長時間、沉浸式的學習模式。我們是一位老師搭配兩位學生，每天進行

長達8小時的族語與文化學習。長時間處於族語環境中，會逐漸建立聽力習慣與語感，也會慢慢改變思考語言的方式。後來甚至在生活中看到某些事物時，會不自覺地聯想到它的族語名稱與說法。

但我後來發現，師徒制真正重要的，有時反而不是教材本身，而是老師在日常互動中的語言使用。例如聊天、分享生活經驗、談論祭儀、講述傳說故事，甚至是老師突然脫口而出的某一句邵語，都可能比課本內容更讓人印象深刻。一開始其實我也不太敢開口說族語，很大原因是害怕講錯，也擔心被



高榮輝老師Hudun Lhkatanamarutaw。

笑。但在真正與老人家互動後，才發現多數耆老其實更在意「願不願意學」，而不是是否完全正確。

老人家也說，語言與文化其實無法切開。許多詞彙若離開祭典、歌謠、耕種、飲食與傳統生活場域，其實很難真正理解其意義。尤其邵語作為小族瀕危語言，許多詞彙本來就是依附在文化實踐之中存在。因此，若只有語言教學，而缺少文化參與，學習者即使記得單字，也很難真正理解語言背後的文化脈絡。



從學習者變成教學者，願意學習都是族群未來的希望。

從師徒制延伸出的問題：師資、語推組織與新創詞

參與師徒制後，我也逐漸看見其他語言推動項目之間其實彼此牽動。首先是師資問題。小族群本來就面臨師資不足的困境，以邵族而言，真正能夠流利使用族語、並能長期投入教學的人數，其實少到「手指頭數得出來」。同一批人往往同時負責教學、翻譯、教材編寫、行政與文化推動工作，人力重疊幾乎成為小族語言復振中無法避免的現象。

這也讓我認為，師資培訓未來不應只停留在語言能力本身，而是需要同時包含教學設計、教材編寫與行政協調能力。因為許多師徒制學員在結束訓練後，很快就需要投入教學、翻譯與語推工作。

在師徒制期間，語推組織其實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包含行政管理、資料建檔、課程安排與增能培訓等，都讓老師與學生能更專注於學習本身。此外，在師徒制後期，我們開始參與族語文學獎與全國語文競賽。雖然當時已累積大量生活詞彙，但真正開始寫作與演說時，仍然經常遇到新創詞不足的問題。

許多現代詞彙只能使用音譯，或透過長

句描述解釋。然而，新創詞本身也面臨公信力問題，需要透過耆老與語言推動委員會共同討論與建立共識。但有趣的是，有些新創詞反而讓老人家聽不懂，因為那些詞彙並不存在於他們原本的生活經驗中。這也讓我開始思考，對瀕危語言而言，新創詞固然重要，但若最基本的生活語言尚未穩固，過度追求現代詞彙的擴充，也可能讓學習負擔變得更重。

真正的復振，是重新自然地說話

族語復振從來不是單一項目的成果，而是教材、認證、師資、文化參與與生活場域彼此牽動的結果。我認為，對瀕危語言而言，「聽」與「說」比「讀」與「寫」更加重要。因為語言原本就是在生活中被聽見、被使用，而不是只存在於教材與課堂裡。

師徒制除了老師帶領，更需要真正走進部落、與耆老對談，在祭典、歌謠與日常生活中重新使用族語。很多時候，當我主動用族語與人說話時，我也會希望對方願意試著用族語回應，即使只是簡單的單詞或問候也好，而這其實也是最困難的地方。語言只有被真正使用，才有機會繼續留在生活裡。◆



陳玉聖

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伊達邵部落人。邵族。1991年生。實踐大學金融管理學系學士。現任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展協會總幹事。曾任第八屆邵族民族議會議員、Alian 96.3原住民族廣播電台邵族語新聞主播。參與2018年原住民族瀕危語言復振計畫師徒制學習，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高級。長期投入邵族語言復振與文化傳承工作。